

## G 特稿 222

083089,一串数字组成的编号,平平无奇。在无穷的数字排列组合中,很难被人记住。

只是这串数字,几乎耗光了谢岳的前半生。3月14日,在公安局,53岁的谢岳24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。

儿子丢了24年,谢岳找了24年。

26岁的谢浩南,1998年11月26日出生,2001年1月14日失踪。2025年3月14日,他回家了。

数百万张印有他儿时照片,编号083089的寻亲车贴,此刻,终于能被覆上一张新的红色心形贴纸,上面写着——“已经找到”。

一个家庭的命运就此改变,而等待这种幸运降临的家庭还有很多。

2020年,来自河南洛阳的马水峰发起一项名为“万车寻亲”的公益行动,将印有失踪儿童照片和信息的寻亲贴纸贴于车身,“拉”着“他们”跑遍大街小巷。

5年间,来自全国各地的3.8万余辆车加入其中,有卡车、房车,也有私家车、出租车,还有外卖骑手的电动车。这项公益行动,很快得到来自公安等部门的支持,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共同行动。

截至2025年3月底,“万车寻亲”公益行动已协助公安机关帮助167个寻亲家庭走向团圆。

这意味着,更多像谢岳和谢浩南这样的寻亲家庭,命运得以改变。他们结束颠沛流离的寻亲生活,告别漫长煎熬的分分秒秒,循着光的方向,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## “泪早就流干了”

听到那几个字前,曾庆娇像往常一样,在广东一家建筑工地打扫卫生。

电话铃声突然响起——

“DNA比对成功,你女儿找到了!”

手中的清洁工具滑落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电话里,警察的声音忽远忽近,似乎隔着千山万水。

曾庆娇望向工地上那辆贴满照片的卡车——褪色的车贴上,3岁女儿的笑容正被烈日晒得发白。滚烫的泪砸在手机屏幕上,曾庆娇放声大哭,“27年了”。

1994年10月8日,在湖南湘潭一间书店里,年仅3岁的陈贵萍被一名陌生男子带走。曾庆娇和家人找遍湘潭的街头巷尾,女儿音讯全无。

又是一个焦灼的夜晚。近乎崩溃的曾庆娇,做了一个看似突然的决定——骑上一辆车,载着一床棉被,踏上漫漫寻亲路。

每到一个地方,她都四处向人打听女儿的线索。

27年间,曾庆娇跑坏了4辆摩托车,足迹纵横跨越江西、广东、四川、重庆等地,甚至远赴泰国。

她的双脚,踩在地上只有方寸大小。而她的行程累计超过60万公里,可绕地球赤道转至少15圈。

寻女路上,她耗尽所有积蓄,还背上了20多万元的外债。

一个个漫长冬夜,她在桥洞里铺上塑料膜、盖上棉衣,煎熬着睡去。

曾庆娇曾多次收到疑似女儿的消息,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,失望而归。甚至有人以虚假寻亲线索为诱饵索要报酬,她宁愿承受经济损失和情感折磨,也不敢错过任何信息——这种“宁可信其有”的执念,已将理性判断挤压到生存本能的边缘。

也许她更怕的是,连骗子都不骗她了。

2020年秋,曾庆娇加入“万车寻亲”公益行动。她女儿的照片和信息被印在了无数车辆上,像她一样,跑遍大江南北。

命运的转折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。在西安,一名广东游客拍下爱心车辆的照片并分享到社交媒体,一位网友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
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,最终确认陈贵萍被拐到了广东潮州,那个曾庆娇找寻过多次的地方。

2021年6月10日,随着“万车寻亲”志愿者的房车缓缓驶入社区,57岁的曾庆娇被人群簇拥着,局促地搓着双手,鬓角青丝已成白发,腰身也不再挺拔。

车门缓缓打开,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映入眼帘。

曾庆娇心跳加速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

相拥的那一刻,没有嚎啕,没有晕厥,这位母亲反复摩挲着女儿的脸,“找了27年,泪早就流干了”。

尽管远隔27年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,但陈贵萍发觉,血脉相连的感觉异常真实。

这次重逢,成为母女二人新生活的起点。陈贵萍回到老家湘潭与母亲共同生活,曾庆娇则将家中恢复成女儿3岁时的模样。

她说,“我要再陪女儿长大一次”。

## 从甘孜州出发

雷泽宽站在桥边,皱纹深深浅浅地刻在他的脸上。

他低盯着手中的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,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天真无邪。那是他唯一的希望,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

风吹过,照片一角轻轻颤动。他紧紧攥着照片的手指关节,因太用力而发白。

这是电影《失孤》中的一个片段,刘德华饰演的主人公雷泽宽骑行数十万公里,风餐露宿、艰难寻子。这个场景,刺痛了无数观众的心。

“也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。”马水峰觉得,自己该做点什么。

2016年某天,马水峰在网上无意间浏览到一则寻子信息。这则信息寻找的是一个名叫石晓玉的女孩,失踪时还不到3岁。

“我家闺女和她年龄差不多大,不敢想她的父母会是怎样的心情。”从这天起,马水峰开始主动联系寻亲家长,建立微信群、印发寻亲服,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帮助。

“他就是爱瞎折腾,也不嫌累。”按照周围好友的说法,马水峰是个少见的“拧巴人”,如果没有参与寻亲公益行动,他的日子会比现在“滋润”得多。

早在十几年前,在山西太原、河南南阳一些



马水峰准备开着房车参加团圆仪式。

每一个失踪儿童背后,都是撕心裂肺的家庭悲剧。  
被阴霾笼罩的父母,用脚步丈量希望与失望的距离。  
幸好,一束光能到达的地方,是无穷无尽的。  
正如一位寻亲者所说,总有一个明天会积雪尽消,总有一个夜晚会灯火通明,到那个时候,我们抬头一看,只见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火把。

# 流动的“光”照亮回家的路

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王佳宁



建筑工地担任劳务公司负责人的马水峰几经打拼,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富自由。2019年,生性洒脱的他买来一辆房车,工作之余穿梭全国各地旅游,引得不少朋友羡慕。

2019年8月底,马水峰经川藏北线前往珠穆朗玛峰自驾游,行至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附近时,偶遇了两个窘迫的男人。

他们背着行李和被褥,蹲在路边啃馒头,就着刺骨的冰川水。在海拔数千米的雪山上,两人的眼脸和嘴唇被冻得发紫,鞋子因长期行走破旧不堪,两三根脚趾隐约可见。

单薄泛黑的衣服上,孩子的照片异常醒目。

原来,这是两位寻子的父亲。他们是甘孜州周边地区的居民,在寻子途中相遇。

马水峰立刻拿来储存的食物,并决定载他们一程。车内,两位父亲含泪诉说着3年来走南闯北,跨越十几个城市的寻亲历程。碰到马水峰的数月前,他们听说川藏北线公路沿线村落或有乞讨儿童的消息,于是徒步赶来,将餐费与车费尽数省下。

他们有时也会觉得,路啊,好像永远没有尽头。

就像孙海洋的女儿孙悦在《回家:14年又57天》一书中写到的,“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十字路口,那么多方向,方向之外又延伸出无数的方向。出了这个城市,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,那么多高山、河流、田野,那么多我闻所未闻的遥远村落”。

马水峰立刻拿出储存的食物,并决定载他们一程。车内,两位父亲含泪诉说着3年来走南闯北,跨越十几个城市的寻亲历程。碰到马水峰的数月前,他们听说川藏北线公路沿线村落或有乞讨儿童的消息,于是徒步赶来,将餐费与车费尽数省下。

他们有时也会觉得,路啊,好像永远没有尽头。

就像孙海洋的女儿孙悦在《回家:14年又57天》一书中写到的,“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十字路口,那么多方向,方向之外又延伸出无数的方向。出了这个城市,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,那么多高山、河流、田野,那么多我闻所未闻的遥远村落”。

</div